南疆繹史/摭遺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摭遺

◀上一卷

卷四　列傳四　浙東監國諸臣列傳

下一卷▶

吳郡李瑤子玉纂

目錄

浙東監國諸臣列傳

　　于穎　莊元辰　李長祥〈章有功〉　徐孚遠〈沈光文〉　王思任　王玉藻　李山　吳從魯　何弘仁　劉穆〈子肇績、肇勳、吳邦璇、張國紀、謝震龍〉

　　魯監國晝江之役，向以為張公玉筍之勛也；而實自於公九瀛，始湛然明節。史乘忽諸，世遂莫能舉其名。矧夫投荒蹈海如研齋之獨搘山砦、闇公之聯絡波臣；同其時以零丁並難者，可勝道哉！先太常火廬保社，所全賓多。至劉子膚之腹泐「盡忠」、謝雲生之舌戰殉國，直是天壤間一片血誠也。百世而上、九原以下，庶幾無憾斯文。案時維唐、魯交錯之會，於永明則遠且後也。故以江上前事諸臣先列一卷；至庚寅間入舟山殉者，則後見。

列傳四

于穎

于穎字穎長，號九瀛；金壇人。崇禎辛未進士，累官工部員外郎，出授順德知府；移西安，以事罷。

尋起復為工部郎，授紹興知府。越人重水利，前守富順湯紹恩築三江應宿閘而越水治；然閘在下流，能洩不能引，能御潦而無以處旱。崇禎末，適苦旱。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，謂惟麻溪壩更於壩之上流，通之茅山；閘則閉之，是為良策。而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萬方，且極口詈。長吏諮於穎；穎曰：『劉總憲言是，下官當力任。』乃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、梏之；事得集。雖大旱不為災，民復翕然誦。穎雖為一郡長，而事必請於宗周若子弟。

乙酉，遷分巡寧紹臺道。馬士英挾太后入浙，宗周泣曰：『事乃至此，若非斬士英，無以收既潰之人心。』穎於是再疏請誅士英；不報。宗周曰：『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！』穎自以外臣，未可擅殺宰相；偕之歸，謀結熊汝霖輩共起兵。而我大清兵已至杭，宗周絕粒，穎亦馳入雲門山觀變。紹興通判張愫以城降，貝勒帥令之行府事。會鄭遵謙以蒼頭軍起，斬愫迎穎。穎馳回，望城哭。城中人呼曰：『於公來，吾事濟矣！』穎先曾密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，至是絡繹率眾至；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煒、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。穎乃操小舟，挾短童西徇。之蕭，新令陳瀛者出謁，執之；貝勒之使以榜至，又執之，焚其榜。鳴鼓誓師，大集都亭：時閏六月旬又三日也。即夕以五百人趨固陵，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。大兵札西岸杳未知；穎兵顧無甲，乃借絮衣於居民，各一沖潮徑渡。蕭人沉振東為導，盡驅西岸之船而東。至中流，大兵始覺，則無所得船。穎帥眾登岸大噪，遂畫江以守；一軍扼潭頭、一軍扼橋司、一軍扼海門、一軍扼七條沙。尋大兵拽內河舟百餘於江，復札木簰填土擬渡。穎遣死士陳勝等鑿之沉；風起潮湧，簰盡漂向東，各營勾致以為用。時以為神助。穎謂諸將曰；『杭已有重兵，攻不易。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、出海鹽，以通震澤上流；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，以扼獨松關。』比聞海寧兵起，而富陽為降將郎斗金所據；勿坐視，乃遣副將劉穆夜襲之，餘杭之道得通。故餘杭令邱若浚、故瓶窯副將姚志倬來會，穆乃駐師清風亭為聲援。大兵突至，克富陽；義士劉肇勳等死之。王宗茂、阮維新等迸力以御，穎自漁浦渡江救之，富陽復定。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也，始此。自江干立國，而王師未能遽渡者，徒以穎之取富陽也。監國至，晉按察使，行巡撫事。旋晉右僉都御史，督師江上；遂自為一軍守漁浦。

時正兵為方、王二家，義兵為孫、熊、章、鄭、錢、沉六家，客兵陳潛夫等又別為數家；內外交訌，爭兵爭餉。而潁參處其間，悉力支拄；與錢肅樂軍相似，視諸軍為最苦。王之仁尤惡之；一日會於潭頭，語不合，之仁拔劍擬之。馬士英卻以身蔽，乃免。

已而諜言大兵自海道至，命移軍守三江口。先嘗三疏辭官，不許；至是，連章陳危急。而方兵忽走，列戍驚潰。潁復航海扈從，不及；即由海道還京口，以黃冠終。

《摭遺》曰：謝山全氏言富陽之役，世謂張公國維之功者，非也。于公之去越百餘載，志乘以嫌故，不為立傳。案畫江之守，實自公始。是為浙東監國始事之臣也，補傳首列。

莊元辰

莊元辰字起貞，晚字頑庵；鄞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，學者稱為漢曉先生。賦性嚴凝，不肯隨人唯阿。下筆千言，亦倔強，睥睨一切。會試，出汪文毅、馬文忠門下。釋褐，授南太常博士；八載不遷，冷曹清望泊如也。

甲申之變，元辰一日七至中樞史可法之門，促以勤王。比赧王立，朝議選科臣；總憲劉宗周、掌科章正宸皆舉元辰為首。而馬士英勢方張，欲盡致朝臣出其門；密遣私人致意曰：『博士曷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，掌科必無他屬。』元辰峻拒之。是時雖東林宿老如錢侍郎謙益，亦俛首稱門下於馬、阮之徒，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惟元辰與沈行人宸荃而已。士英怒；或言是故劉、章之私也，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，恤刑江南：公論為之不平。已而士英日橫，且以阮大鋮故，欲興同文之獄，盡殺復社諸公。元辰曰：『禍將烈矣！』遽出都。且以板蕩詩人之意，賦「招歸詩」十章志感。未幾，而留都陷。

錢肅樂之起事也，諸鄉老之最愜心者，莫如元辰；遂破家輸餉。初，降臣謝三賓欲梗師，而為王之仁所脅，不得已以餉自贖。及肅樂與之仁赴江上，三賓潛招兵於翠山；眾疑之。王明經家勤謂之曰：『公等竟欲西行乎？何其疏也。』肅樂驚問計將安出？家勤曰：『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，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。倘彼乘風而渡，北來搗巢，列城且立潰矣。非分兵留守不可。』肅樂曰：『是無以易吾莊公者。』於是共推之為城守事，分兵千人屬之。以四明驛為幕府，請以家勤及林明經時躍等參其事；肅樂乃西行。元辰日耀兵巡諸堞，里人呼之為城門軍。是役也，危城岌岌，賴此以鎮。

而三賓亦不敢動，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。自七月至十月，鄞始解嚴。

王召元辰入，晉吏科都給事中；遷太常少卿，再遷正卿，仍兼吏科如故。尋上疏言：『殿下大仇未雪，舉兵以來，將士宣勞於外，炎威寒凍、沐雨櫛風；編氓殫藏於內，敲骨吸髓。重以昔年秋潦、今茲亢旱，臥薪嘗膽之不遑；而數月以來，頗安逸樂。釜魚幕燕，撫事增憂：則晏安何可懷也！敵在門庭，朝不及夕；有深宮養優之心，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：則蒙蔽何可滋也！天下安危，托命將相；今左右之人，頗能內承色笑：則事權何可移也！五等崇封，有如探囊；有為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：則恩賞何可濫也！陛下試念兩都之毀、黍離麥秀之悲，則居處必不安；試念孝陵、長陵銅駝荊棘之慘，則對越必不安；試念青宮、二王之辱，則撫王子何以為情；試念江干將士、列邦生民之困，則衣食可以俱廢！』疏入，報聞。已又言：『中旨用人之非，乃赧王之秕政。臣叨居科長，斷不敢隨聲奉詔。』王不能用。自是，累有封駁；時謝三賓夤緣居要，皆結內侍力阻之。而馬士英又至，故僉事王思任等移檄以拒，且廷爭之。元辰言：『士英不斬，國事必不可為！』於是貽書同官黃宗羲、林時對云：『蕞爾氣象，似惟恐其不速盡者。區區憂憤，無事不痛心疾首，以致咳嗽纏綿，形容骨立，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。若非自涔，恐必不免。』舉朝共留之，而意決竟去。

未幾，大兵東下；乃狂走諸深山中，朝夕野哭。元辰故美須眉，顧盼落落；至是失其面目、巾服，似頭陀而稍別。一日數徙，莫知所止；山中人亦不復識。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：『是非廿四郎邪？』因嘆曰：『吾晦跡未深，奈何！』丁亥，疽發於背，戒勿藥；曰：『吾死已晚，然及今死猶可！』其門人林奕隆曰：『請為吾師作「大還詞」以祖道。』曰：『試歌之。』歌畢，元辰首頷者三，遂卒。

《摭遺》曰：林詞「反招魂也」句多衍，有云：『洶洶天狼，綏綏野狐。逐人駓駓，白日幽都。敦脤血拇，肝膽橫屠。懸人以娭，如跖之脯。六千君子，與白日殂；五千甲楯，與東流楛。往哉浩然，逃之大虛。火宅既離，毒苦可除。帝且餉公，九光五銖。小子謌此，以當驪駒。』

李長祥

李長祥字研齋，達州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神採英毅。為諸生時，即憙言兵。比獻賊亂蜀，募練鄉勇，擐甲助城守；賊中皆知其名。

後選庶常，吏部薦之，使備督師之選。或曰：『天子果用公，計安出？』嘆曰：『不見孫白穀往事乎？今惟有請便宜行事，屏邸鈔不寓目；雖有金牌，亦不受進止。待平賊後，囚首闕下受斧鉞耳。』聞者咋舌。時首輔以同里故，欲引為私人；不可。因不得召見。賊日逼，遂自上疏：『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兵，拒戰都城下。新進士袁彖者，具將才；可輔之。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，歷寧武、雁門攻其後。首尾夾擊，賊可擒也。』思宗下其議未定，密雲帥已至，詭請守居庸關，則放賊直抵昌平。長祥復疏，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鎮津門，以提調勤王兵。皆不果行。而京師潰，為賊所縛，遭搒掠，乘間南奔。

福王立，改監察御史，巡浙鹽。南中潰，起兵浙東；監國加右僉都御史，督師西行。而七條沙之師又潰，監國浮海去；長祥以餘眾結寨上虞之東山。時浙東諸寨林立，顧無所得餉；四出募輸，居民苦之。獨長祥與張煌言、王翊三營且屯且耕，井邑不擾。監軍鄞人華夏者，為之聯絡布置：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、慈五縣，因下姚江會師曹娥，合俔山諸寨以下西陵。僉議奉長祥為盟主，刻期將集。而鄞之降紳謝三賓告之大兵，急攻東山。前軍章有功，故會稽農家子，驍銳敢戰，所將五百人具兼人勇；累勝。大兵以全力壓之，不支被擒，拉脅決齒；垂斃，猶大罵而死。時有百夫長十二人，故嘗受官兵指為間；至是，中軍汪匯者與十二人期密以次日縛長祥入獻。晨起，十二人忽自相語：『奈何殺忠臣！』折矢扣刃，偕誓而遯；汪匯追之不及。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，有得長祥者受上賞。長祥匿丐人舟中，入紹興城居數日，事益急。復遯至奉化，依平西伯王朝先。朝先亦蜀人，華夏曾為長祥通好訂婚姻；得其資糧扉屨之助，復合眾於夏蓋山。一日，泊舟山下，有孽龍挾雷電將上天，濤湧蕩舟，士卒皆無人色。長祥令發巨炮擊之，雷電愈怒，水起立；長祥色自如，俄而晴霽。由健跳移翁洲入朝，監國晉兵部左侍郎，兼官如故。已言於王，請合朝先之眾，聯絡沿海以為舟山衛。定西侯張名振不喜，襲殺朝先；長祥僅免。

辛卯舟山破，亡命江、淮間。制府陳錦得之京口，都統金礪、巡道沉潤將殺之；錦不可，釋之。乃居山陰澗谷中，尋游錢唐。然大吏以為終不可測，更安置江寧。長祥自舟山亡命與其妻氏黃相失，有婢文鶯者代黃死。及居山陰，則黃自海上來，得再聚。後長祥鞿江寧，黃已卒。大府陽禮之，而終疑之。曰：『是子然者，誰相保邪？』長祥微聞之。時江寧有閨秀曰鐘山秀才，善墨竹，容色絕世；乃娶之，朝夕甚暱。大府曰：『李公有所戀矣。』未幾，乘守者之怠，竟逸去。由吳門渡秦郵，走河北；遍歷宣府、大同，復南下百粵。天下大定，始還；南居毘陵，築讀易臺以老。

《摭遺》曰：侍郎通籍甫一年而國亡，其自為諸生、為孝廉，已披堅執銳，為里社樹捍禦勛。逮夫側身軍旅，展轉於鮫宮蠣屋之間者，又一十七載。而《明史》竟闕傳！推其末，與王長升寵妾脫妻之意小異而實同也〈文鶯事，詳「列女」〉。

徐孚遠〈沈光文〉

徐孚遠字闇公，華亭人。崇禎壬午舉於鄉；故太師階之支孫也。當明之季，江左社事最盛；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，孚遠與夏允彝、陳子龍、何剛則尤為社中之傑。時寇禍亟，頗求健兒俠客，聯絡部署，欲為勤王之備。及子龍任紹興推官，孚遠乃引東陽許都見之；使其召募義勇，西行殺賊。又令剛疏薦之。既而東陽激變事起，子龍單騎入都營，許以不死；招之降。大吏持不可，竟殺都。既殺而剛疏下，已召之。孚遠貽子龍書曰：『彼以吾故，始降。今負之，天下誰復敢交子龍哉！』以故子龍雖得功遷給事，而力辭不赴。馬、阮亂政，尤惡幾社諸公，因杜門不出。

南都亡，允彝起兵，乃贊之。閩中授福州推官。已而以張肯堂薦，進兵科給事中。閩事去，浮海入浙，而浙亦潰。錢肅樂方自浙奔閩，遇諸永嘉，慟哭，遂偕行。會監國至，再出師。孚遠獨身周旋諸義旅間，欲令之協和其事；而悍帥如鄭彩、周瑞之徒咸勿聽，因力勸肅樂以早去。時諸軍方下福寧、圍長樂，肅樂冀其有功，不納。孚遠復返浙東，入蛟關，結寨於定海之柴樓。此監國自長垣至舟山，孚遠入朝。時寧、紹、臺諸郡山寨相望，俱為舟山接應；柴樓則尤與之近。乃以勸輸充貢賦，海濱避地之士多依之。遷左僉都御史。

辛卯舟山破，監國復入閩；孚遠亦航海從之。是時，鄭成功啟疆禮士，雄冠諸島，海上諸軍盡隸之；凡老成耆德之避地者，咸往歸之。孚遠領袖其間，每以忠義相鏃厲。成功娓娓聽，至終夕不倦；有大事輒諮而後行。嘗自嗟曰：『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，此平世事也。以吾亡國大夫當之，傷如之何！』

戊戌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至，晉諸勛爵；遷孚遠為左副都御史。是冬，隨金湯入覲，失道安南；安南王要以臣禮，乃大罵。或曰：『且將以相公也』；則愈罵。安南王嘆曰：『忠臣也！』厚資之。卒完節歸。

明年，成功大舉入江，敗於白下；還師入臺灣，未幾卒。孚遠無復有望，飭巾待盡；尋亦歿於臺。遺一子；鄭氏內附時，扶柩南旋。已而，其子以餓死。

沈光文字文開，號斯庵；鄞人。以明經入貢。乙酉，豫晝江之師，授太常博士。已從至長垣，豫瑯江軍事；進工部郎。軍潰，扈監國不及，走肇慶；累遷太僕寺卿。辛卯，由潮陽至金門。閩督李率泰密以使招；拒之，焚其書、返其幣。時將卜居泉之海口，挈家航海。颶風作，失維飄泊至臺灣。時鄭氏未至，猶為荷蘭地，乃從之受一廛，極旅人之困。及成功至，知光文故在，喜甚；以客禮見。時令致餼，撥田宅贍之。亡何，成功卒；諸臣欲再奉魯王監國，光文從之。壬寅，王遽薨，議遂寢。鄭經嗣立，頗改父政；諷以詩，幾得禍。因變服逸至羅漢門，結茆以居；授徒自給，不足則濟以醫。嘆曰：『吾二十年飄零絕島、棄墓不顧者，祗欲完發以見先帝。而卒不克，其命也夫！』癸丑，臺灣歸附，光文雖老，而巋然獨存。制軍姚公啟聖貽書曰：『管寧無恙邪？』尋卒於諸羅。按其居臺凡三十年，蓋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云。

《摭遺》曰：閩自無餘造國，臺海素外版圖。洎鄭氏開疆，群賢輳集，而閣公、斯庵籍作寓公，以隱副其志之不食周粟以死，是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。夫閣公崎嶇謀國，若欲求一當而不能。而斯庵則孤立海隅，初無作為，似宜附諸外臣之列。然推其心，則非甘於鄭氏而已者；故得於閣公傳後類次之。

王思任

王思任字季重，山陰人。萬曆乙未進士。母唐，夢太白入懷，故小字金星；其父東海翁，以遂己志，又字之曰遂東。釋褐時，年初二十；歷官九江僉事。魯王監國，擢禮部右侍郎；屢疏極言官亂、民亂、兵亂、餉亂、士亂之失。乞休，不聽。既而嘆曰：『江上之事不臘矣！』

先是，馬士英稱奉太后入浙，將趨紹興。紹之人猶未知赧王就擒也，思任乃具疏太后，數王之短，痛斥士英奸；略云：『主上心惑奸相，耽於逸樂；士英窺微獻媚，公竊太阿。以疆場擔子一肩，卸與史可法；又心忌其成功，而掣其肘。四方狐狗之願出其門者，得一望見，費至百兩；得一登簿，獻及千金。文選、職方，乘機打劫；巡撫、總督，交兌即題。其餘編頭修腳、服錦橫行，更不待言矣。總之，士英知利而不知害，知存而不知亡；朝廷信之篤，所以覆之速。試問相臣之尊、司馬之重，而可以不戰不守，擁兵以逃乎？口稱護太后駕，則聖駕獨不當護乎？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，宜立斬賊臣頭以謝天下！』又致士英書曰：『閣下政本自由，兵權獨握；只知酒色逢君，門墻固黨。從不講求戰守，遂致乘輿播遷。謀國至此，即喙長三尺，何以自解？以愚上計，莫如明水

一盂，自刎以謝天下。若仍逍遙湖上、潦倒煙霞，效賈似道之故轍，則千古笑齒已經冷絕；再不然，如伯嚭渡江，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，非藏垢納污之地。當先赴胥濤，乞素車白馬以拒！』及大兵渡江，思任已病；遂避至秦望山丙舍以卒。

《摭遺》曰；遂東於丙戌以詹事晉秩禮部，始寧倪無功；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，論殊苛矣。其疏與書，猶足以褫老奸之魄也；則死事姑闕議之。

王玉藻

王玉藻字螺山，江都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授慈溪知縣。政尚和平，民不擾而事集。未期北都亡，前令汪偉以翰林檢討殉國；玉藻率官吏士民為大行哭臨畢，別為位哭之三日。尋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至，玉藻與慈之馮元飈皆出其門，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：玉藻雖為致餼，顧甚菲。煜為慈之義民所不容，撲之淹橋下，置不問。有明士習最重闈誼，或以為過；應之曰：『吾不能為向雄之待鐘會哉！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。夫君臣之與師友，果孰重？』聞者聳然。

乙酉夏，大江以南盡附。浙中百城守令，或棄官去，否則降。而玉藻與沉宸荃起兵，遂晉御史，仍行縣。復乃募義勇，請赴江上自效。旋解事，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。玉藻任事邁往，壯氣勃勃；而江上諸帥惡之先，不予以餉。嘆曰：『是將剚刃於我也！』因力請還朝。其在垣中推持正議，又不為諸臣所喜；不得已，力求斥罷，太常莊元辰留之。

丙戌夏，浙東再破；以黃冠遯於剡溪，久而不歸。資糧盡，慈民及浙東義士時為周之。每臨流，讀所作詩，激厲慷慨，仰天起舞。辛卯後，始歸故鄉，以餓死。

《摭遺》曰：螺山與客談島上事，輒嘆曰：『今猶靖康、建炎際耳。若以祥興擬之，則下矣。』其恉崛強猶此。

李山

李山字少華，長洲人。寄家白下，以餼貢教授井里。有文名，兼能繪事，束脡及門者最盛。賦性峭絜，與人篤誠。官南京太常寺博士；福王立，以故官應召。馬士英當政，謦其名，意頗下之；屢索所制，不報。同僚笑之曰：「李山直頑石耳！』因又號「頑石

居士」。士英亦少解畫，嘗面乞為代；不獲已，作郭忠恕「天外數峰」與之，然心終以為恥。尋掛冠歸，卜居吳中之蠡墅；足不踐城土，與徐勿齋、楊維斗、顧所受輩訂莫逆交。

族人有名採者，為幕府客；偶至，密示一冊，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。大府信採，屬訪實；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，得三百餘姓。讀之怛然。會日暮風雨至，亟呼酒；採故善飲，飲至如泥，命僕扶置他所臥。就地自火其廬；及撲滅，採亦醒，索冊已灰，相對懊嘆。因誡之曰：『此冊性命多，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！或有此冊而遂有此火乎！』採悟，竟棄官揚去。

初，張國維撫吳時，即知山名。比審其賢，薦之；自為書招之。旋魯監國遣使至吳，以太常卿召。至浙，未幾發病，歸。及聞國維事敗且沒、監國出海，乃處分家事，曰：『吾將報知己於地下！』，時勿齋、維斗、所受俱盡節，山斷粒九日而終。

子天民，精歷數之學。痛父介節，以浪走四方卒。

案家傳，先博士少華公，為始遷蠡墅之族祖也。甲申六月，以南都命，頒詔往蜀，吳孝子威克從之。然不載使歸月日，傳中故勿為敘。而顧黃公作吳隱君贊，亦有「南都李博士使蜀」語，與之吻合；當非附會矣。公所著有「釣鰲客集」、「頑石畫中詩」、「雙清堂文稿」、「畫禪造微論」、「六朝文叢」、「說明通事案」等書，惜子姓中落，稿本半軼。茲略舉大凡，以略表先人之志。支孫瑤謹附識。

《摭遺》曰：士英酷嗜清玩，或有謀得清要者，以重值購。黃子久「長江萬里圖卷」饋之，士英喜甚，寢食必偕。一日，其子鑾攫之，士英持不與，爪傷鑾手至出血；後攜至江上之鎮潮庵。大兵猝至，乃提攜欲入懷袖；追呼急，復倉皇棄擲而去。士英畫，筆致頗不惡；世醜其人，多改其名為馮玉瑛。「玉瑛」，秦淮妓之有畫名者也。

吳從魯

吳從魯字金堂，山陰人。萬曆丙辰進士；由南陽縣知縣，歷任監司。及江東起義，捐軀首事輒被抑。丙戌春，禮部侍郎王思任薦之，補通政司左參議。浙東不守，野服避居入山；設棺於庭曰：『有蹤跡我者，即蓋棺！』旋病；櫛沐，衣冠含笑入臥，命家人蓋之，氣絕。

何弘仁

何弘仁字仲淵，號書臺；山陰人。崇禎丁丑進士；歷知建寧、高要縣事，授御史，監江上軍。越破，追監國不及；過關山嶺，作詩書衣帶間曰：『有心扶日月，無計鞏河山！』末書「弘仁間關奔行在，聞臺又失守；已矣！無復可為。身非吾身，吾何家為！吾子者食貧守節而已。明御史何弘仁絕筆。』遂投嶺下死。

《摭遺》曰：案「浙江通志」：兩京沒，弘仁投臺之白峰下，死而復蘇。有土人負之入陶介山，削顏苦行，往來縉雲、義烏諸山間。尋以病卒，遺命暴骸三日，野火焚之。

劉穆〈子肇績、肇勳、吳邦璇、張國紀、謝震龍〉

劉穆字公岸，山陰人。貌修偉，善大刀及射。崇禎丁丑武進士。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，由上海把總，檄補江南水師參將。南都破，募兵五百歸越，為監國守潭頭。以功，開府晉爵。丙戌六月，監國航海去；穆聞，一夕暴卒，目不瞑。子肇績，行八，字子膚；以游擊將軍從父軍。乃與諸弟長跪床下，腹刺「盡忠報國」四字，涅而誓之；目乃瞑。

肇績之弟曰肇勳者，行九，字子讓。先一年戰死。勳短悍有膽識，幼亦隨父任。識大盜畢昆陽於獄；昆陽歙人，善用槍，世稱之為「畢家槍」。勳與兄績咸慕之，日賂守者進以■〈食 木〉，經年不怠。昆陽出，遂以槍法授。由是，劉氏兄弟以「畢槍」名天下。後從父命，分領一軍守江干。乙酉秋，兄弟合兵渡江戰。肇勳騎而據嶺，連殪十數人。矢盡，控弦作霹靂聲，皆反走。會伏兵起，叢射之，矢集如蝟，猶殭立不仆。其兄肇績號而上者三，勿應；馳而下，視則死矣。抽矢出，鏃至斗許；負以歸。

一時同死者，義士王胤賢、陸建夔、郡吏印玉及掾吏、壯士又十六人。

都督同知吳邦璇，字睿玉；山陰世家子。習孫、吳法，受知於朱少師大典；監國時，薦之守金、衢。監國脹海，或約偕之閩邦；璇曰：『奉命守此，而他之吾不知也。』遂與大典協守金華至二十日。及阮大鋮用炮專攻，勢不支；大典麾其眷屬盡投於井。邦璇曰：『城中火藥正多，不可資敵，當為吾輩死所。』大典曰：『固吾意也。』即環坐武庫中，舉火；火發，作霹靂聲，外兵都卻走。其妻傳亦投繯死。

都督同知張國紀，字羽儀；山陰人。掛襄毅將軍印。南都潰，馬士英稱奉母后奔越，國紀白於長吏，力請誅之；不聽。嘆曰：『壞天下事者，必此人也。』慟哭而退。丙戌，江干兵潰，不食死。

中書舍人謝震龍，字雲生；會稽人。監國時，以舌辯授官，命連絡各鎮。尋擢兵部主事。丙戌，江幹師潰，為團練兵縛送巡撫。訊之，則自稱部院。曰：『若兩榜乎？』曰：『曾見兩榜不屈者幾人？明朝天下壞於兩榜，監國特用我輩以壓倒之。今雖就死，亦為諸公作榜樣耳！』叱之跪，不屈；踞坐慢罵。巡撫怒，令以尺木勒兩頤，深入寸許，使勿能有聲；血流被面，乃就斬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